



凡塵曉遇

專欄

元宵,我去小鎮

□李曉

一只鹅嘎嘎地叫着,摇摇晃晃走过小鎮的狭长街道,大约需要23分钟。

这只鹅,是老郭养的。4年前,老郭和妻子来到小鎮居住,过上了他想要的慢生活。老郭对妻子说,就养几只鹅吧。鹅被老郭养得憨实白胖,老郭有时候就跟随着一只鹅的步履,去小鎮街巷散步。小鎮的居民,都认识老郭家的鹅了。老郭家养的鹅,像老郭一样,喜欢散步时东瞅瞅西望望,一副好奇的样子。

老郭在城市郊外有宽绰豪华的別墅,那年秋天,老郭突然对小鎮生活着迷,来到离城120多公里外的小鎮居住。老郭的么姑在小鎮附近一个村子居住,93岁的么姑鹤发童颜,记者去采访她长寿的秘诀,老人笑盈盈地回答记者,她每天中午要喝一小碗白酒,吃上几块肥肉,午休后到鎮上茶馆打打麻将。有天老郭去村上看望么姑,老人给他传授长寿秘诀,老郭顿时来了精神,那天中午在么姑家吃了红烧蹄膀以后,老郭就下了来小鎮居住的决心。正好,么姑家的表弟在鎮上有一套闲置的青砖小院,表弟到城里买房生活了。

表弟在鎮上的那个小院,多年没人打理,早已是蛛网密布,但经过老郭和妻子收拾装扮,清新小院让鎮上人也喜欢上了,他们常到院子里来坐一坐,同老郭闲聊,其实也是在打探他真正来小鎮居住的缘由。起初,在小鎮街坊的传说里,老郭是一个落魄老板,为了逃避城里人的催债才躲进小鎮的。但后来小鎮人发现,前往小鎮看望老郭夫妇的客人纷至沓来,他们都不是来催债的,是来小鎮院子里喝茶,在雨天小院里听雨打芭蕉叶的声音。老郭也豪爽仁义,常邀约小鎮人到他家作客,一起做飯。

小鎮上的居民,大多在小鎮四周有土地,一年四季里的新鲜瓜果蔬菜,几乎不要老郭去鎮上买,他们一筐一筐地送来。有次我去老郭那里玩,我和老郭正在午睡,一个面如核桃的老人扛着一个硕大冬瓜径自进门而来,他把沉甸甸的冬瓜放在地上说,刚在小鎮后面地里摘的。老人说,这冬瓜狡猾,躲在草丛里长得这么大了还没被人发现,要不是他进去割草,这冬瓜说不定就一直在那里老去了。当天晚上,老郭夫妇就用这冬瓜在柴火灶里炖肉招待我,还喊了小鎮上的几个人来陪我。那天晚上,老郭为我铺好了干净床

被,他在床边突然对我说了一句话:“兄弟,你是能够与我终老的朋友,这里的门,随时为你打开。”

前年春上,老郭接下一个小鎮居民送给他的几分坡地,老郭就学着做上了一个农人,在农历二十四节气流转的天光雨露里种上了红薯、洋芋、茄子、西红柿、丝瓜、豇豆、四季豆、芫荽、莴笋、白菜、葱蒜……或许老郭祖上都是种粮人,传统农人的基因还埋在他骨子里,他很快成了一个种地能手。小鎮不远处有一个养殖户,那人老郭说,猪粪给你留着当菜地的有机肥。有次我去小鎮,看见老郭在田间小径担着一挑猪粪晃悠悠地迈着步子,那姿势与一个乡间老农完全没啥两样。老郭的菜地里,这些腾着大地之气的蔬菜瓜果,也常常成为我和友人们在城中的盘中餐。而今,我和几个老友在微信里对老郭的备注就是“小鎮菜农”。

老郭的小鎮,是连结我与乡土大地的脐带,让我在城市里涌动着对小鎮的亲切乡愁。小鎮而今还沿袭着每隔3天的赶集民俗,赶集那天,平时清寂小鎮腾起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息,四面八方的乡人们摩肩接踵聚拢小鎮,交易农产品,或在鎮上买生产生活百货品,那些卖了农产品的乡人们,大多要在鎮上馆子里炒上一盘菜烧上一个热汤喝一杯老酒才微醺着离开小鎮。小鎮上有一家土菜馆,厨子以前是一个屠夫,浓黑眉毛上扬带着一股“杀气”,2年前开上这家小馆子后,我发现他眉毛已经软软地耷拉下来,面相也显得和善起来,这厨子确实烧得一手好土菜,都是本土乡野里的食材,肉也是喂养的土猪、土羊、土鸡、土鸭,吃着那肉,香浓黏嘴。厨子有一道土菜,叫高粱粑煎土腊肉,实在是我的最爱。寂静乡野,种高粱的乡人已差不多绝迹,但这厨子在小鎮后面山坡上,种了一片红彤彤的高粱,秋天,还没等到霜降,沉甸甸的红高

粱在风中摇摆,我去高粱地里转悠,如一个醉酒的人那样兴奋。

离这小鎮2公里外,有一片黑压压如浓云堆积的松柏树林,那里有个山岩叫鹿鸣垭,据小鎮老人所说,祖辈们常听见那里有嗷嗷鹿鸣传来。鹿鸣垭里有一个巨大山洞,冬暖夏凉。去年秋天,我在那山洞里心无旁骛地读完了两部心仪已久的长篇小说,这与在城中磨磨蹭蹭的阅读习惯是大不同的。我一个人在山洞里掩卷之余,望着那如老僧入定的苍松翠柏,感觉自己浮躁翻滚的心,有着深山的笃定安稳。

前不久去小鎮看望老郭,离开时,他送我出门,青石街面上,2只白鹅一左一右慢悠悠走着为我带路。我蹲下身,像老朋友一样跟2只鹅打着招呼。我在说,你们好啊,鹅、鹅、鹅。

今年元宵节,老郭约我再去小鎮看看,我爽快地答应了,好啊,我要去小鎮,与几个老友聚聚,度过舒心的一天。
(作者系重慶市萬州區五橋街道幹部)

元宵节晚上,为啥要对骂

□周成芳

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开州温泉镇(原名温汤井、温汤镇),曾是川东四大盐场之一的温汤井盐场所在地。《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汉代即有居民取盐卤煎盐。因境内有热泉,四季常温,故名温泉,是重慶市唯一以“温泉”命名的古镇。

温泉古镇有元宵对骂、斗亮等独特民俗。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夜幕降临,河东与河西两岸的人都在自家门前、阶沿、阳台、灶上摆上蜡烛。随着盏盏烛灯的亮起,霎时间,古镇河流两岸烛光相照,倒映到水中,流光溢彩。两岸的居民比谁的蜡烛和灯点得多、点得亮,称之为斗亮;随后,居民们搬起板凳到户外,将平日的怨气统统骂向河对岸的人,叫作“对骂”。据说,斗赢的一边,新的一年将会更发财兴旺。

在温泉古镇,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温泉怪事多,百姓真坦率;不公就要骂,不平就要说;越骂越兴旺,越骂越红火;明天见了面,仍是兄弟伙;风俗成定局,世代相传播;今天说不完,明年往下说。“温泉赛骂”并没有特定对象,就是骂河对岸一方,以发泄一年来的怨气。这一习俗经过“改头换面”,作为传承的一部分,成了温泉镇的新民俗。每年的元宵节,还会吸引不少游客前去“观战”。现在的“对骂”可以相互揭短、提意见,内容更多的是倡导文明新风。

2016年正月十五,作为元宵节特色民俗,温泉镇的“对骂”活动还登上了央视。
(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開州區作協副主席)

黃桷埡的元宵节

□趙式

捆小响铃儿,他们边走边扭腰摆臀,左右手互换着竹竿敲前胸后背和左右二膀。队头儿唱几句,队员们随着竹竿发出的响声,高喊着“溜啊!溜啊!”声音脆响节奏明快的莲花落表演,硬是有些味道。

一只只早船荡过来了,早船儿装扮得好漂亮,船中的车么妹,两手扶着船沿,扭扭捏捏行走中,有时低头含羞作顾盼自怜状,有时不停地向两边的观众挤眉眯眼撮嘴儿,几个估摸还没脱单的年轻汉子,全身心投入,成了地道的粉丝,一路跟着看,痴笑着目不转睛,哎呀,把眼鼻梁笑得移了位!

早船荡过去后,在震天响的鼓锣声中,戴着各式面具的秧歌队开始表演。他们双手不停地摆动系在腰上的彩带,进三退二,动作整齐划一,训练得十分到位。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玩龙灯打铁花。十个精壮汉子赤着亮光光的上身,用毛巾包着头,在中气十足的阵阵吆喝声中,跟着前头持绣球的引领人,把一条龙上下翻飞、东游西走。沿街两边不少小炉子内红红的铁水早就伺候着哩,龙一玩拢,一个汉子用小勺舀铁水一抛,另一个汉子双手用木板向上一打,铁水飞上了天,落下来时变成了铁花,就像现在的礼花一样。只不过这铁花霸道,掉在身上烧糊衣,落在头上烧焦发。看的人又爱又怕,龙没走拢拼老命朝前挤占好位置,铁花落下来逃命般东躲西藏。叫好的吼痛的此起彼伏,喊老小呼朋友的不绝于耳。先父带着我们几兄弟到街上远远地看热闹。我给先父说:“玩龙的人真辛苦,满身大汗的。”先父笑着说:“我的傻儿哟,他们身上不是汗,是涂的油。这样铁花就不巴身了,否则谁敢这样亡命玩?”

元宵闹完了,夜深了,不少人还兴趣盎然,在街上流连忘返哩。(作者系重慶市雜文學會理事)

在农历节日中,打从能记事起,我就对元宵节的印象特深。为啥?一是能饱耳福,二是能饱眼福,

先父是文史教师,多次给我们几兄弟讲述过元宵节的盛况和老重慶元宵节的特色活动。元宵节又叫上元节、春灯节,是从汉代开始兴起的,来源有多种说法,比较公认的说法是,汉文帝朝时,为消除吕后外戚专权,恢复了刘氏统治而设。司马迁创建太初历时,就把元宵节确定为重大节日。

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的习俗各有不同。如我们重慶,在历史上,还曾有偷汤圆、火驱祟等特色活动。

以前,老重慶人正月十五晚上在自己家门口设香烛花灯,再供上一碗汤圆,招待赐福的天官。娶了媳妇儿很久还没孩子的人家,趁夜深人静时,把乡邻们招待天官的汤圆偷来给媳妇儿吃,吃了就会生儿子。但要记住连碗一起偷走,还要记住是从那户人家偷走的。生下儿子后,要装碗彩礼去还礼,否则儿子保不住。哎,这活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娱乐项目。火驱祟相传是汉代正月十五这天,人们到乡间田野持火把驱赶虫兽,祈祷有好收成。这风俗重慶人保留下来了。在正月十五这天,人们用芦柴或树枝做成火把,成群结队在田头或晒谷场里跳舞,祈祷五谷丰登。

我的家乡长江南岸黄桷埡镇,那是个人文历史悠久、山清水秀的地方,时光倒流半个多世纪,那时鎮上的闹元宵真格儿热闹非凡哟。

每年元宵节那天,快到傍晚的时候,从公路到黄桷埡正街(现在叫黄桷埡老街)两边,就密扎扎地站满了从四面八方来的,穿新衣戴新帽,喜气洋洋的男男女女,那时全国人口才几亿,据说黄桷埡也就一万余人,农民占绝大多数,除了行动困难者外,可以说倾巢出动了。

来了!来了!高跷队从场口的两边走过来了,每边有五六个踩着高跷的人,穿着五颜六色的戏装,两颊抹得通红,闲庭信步似地走着,有拿着扇儿摇的,有拿一块红绸半掩脸作害羞模样状的。他们顺着街沿走,站进街沿的人纷纷后退。

清路的高跷队后,就是莲花落队。二十余个表演者,每人手拿一根二尺左右长的竹竿,竹竿上扎彩带

